

前記

「打柴得寶」是根據河北梆子的傳統劇目改編的。它描寫一個窮書生，不願受打柴，自命非凡，常幻想一步登天。一日，在廟內拾了一個花子的討飯碗，誤認為寶，京進獻，換取「進寶狀元」。結果真相大白，打碎了他這場好夢。劇本生動的諷刺了存有不勞而獲和徼倖心理的人。

此劇本改編後，曾發表於一九五五年五月號「劇本」月刊，現又經改編者進行校訂而出版。

打柴得寶（河北梆子）

人物：張元秀、周氏、花子

（張元秀帶繩斧上）

張元秀：（唱）張元秀邁步奔山道，

好冷的天哪！啊，嚦嚦嚦嚦……

（接唱）鵝毛大雪往下飄。

（幾乎跌倒）

險啊！

（接唱）雪深三尺行人少，

西北風透骨衣衫薄。

鳳凰落架不如雀鳥，

秀才失時山中採樵。

雖說有朱買臣前人可效，

飢寒二字實難熬。

何日春雷一聲報，

平步登雲上九霄。

巴巴結結爬山道，（上山）

哎呀！爬過山頭，倒熱起來了。

張秀才呀張秀才，只因你時運不至，山崗打柴，斯文之體也生出臭汗來了！（擦汗）忽然一陣口渴，哪裏尋杯香茶來飲？哎！荒山之中，哪來的香茶，有口清水足矣。（尋找）看這山泉，俱遭冰封，真乃運去黃金失色也！我且吸上涼風一口。（深吸一口）這一吸把一片雪花吸入口內，其味甚甘，我何不把雪吞而食之。瑞雪呀瑞雪，昔日蘇武老先生吃過你，到後來官居極品；今日我張元秀吃了你，你不要偏心了。啊！（吃雪）美哉！美哉！瓊漿玉液，不過如此耳！哈哈……（又突然冷起來）啊！嚦……（一陣陣山風似鋼刀！）

看這山風咆哮，豈不要活活把我凍煞，我到哪裏避一避風雪才好？前面半山腰處，隱約似有一廟宇，待我緊走幾步。果然是座山神小廟，這就好了。（進廟，拜）山神爺爺在上，信士弟子張元秀，因時運不至，來到宝山採樵，驚動上神不安。望上神保佑弟子，早日得個一官半職，弟子卽離宝山；宝山安靜，弟子也有了福享，那時必當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起）啊！怎麼角落處亂草鋪地，牆根下餘火未熄？……想這天氣如此嚴寒，孤廟偏有野火，看來我張元秀還是有福之人。我先暖上一暖。哎呀呀！這滿地灰塵，如何坐下呢？哎！昔日呂蒙正呂大人，不得第的時節，也曾困臥寒簷，我也將就坐下了吧。（坐）聖人云：君子安於貧

賤，此之謂也。（打盹）身上才覺溫暖，又乏困起來，我不免少睡片刻，再去砍柴，有何不可？正是：雪滿山中高士臥，何日天降洪運來。（睡。夢語）上神慢走，寶貝在哪裏？上神慢走，寶貝在哪裏？（爬起揉眼）啊？適才睡夢之中，廟外走進一位神人，他言道：「昔日唐王天子遍遊名山，把一個溫涼玉盞，失落在这山中。」上神命我不必打柴，尋得玉盞進京獻寶，可得一進寶狀元。啊呀，此夢如果是真，叫人好不喜悅。哈哈……哎，寶貝未曾到手，笑的太早了，讓我找上一找。這廟內陰暗，角落之處，看不甚真，我何不點把柴草，尋覓一番。（吹火，不會吹，灰迷了眼）哎呀呀，这才是好事多磨呀！（再吹，吹

着）啊！看那香爐後面，明光閃閃，是何物件？待我仔細看來。

（拿出一磁碗）哈哈……這一件物件，火光之下，霞光万道，瑞氣千條，莫非就是那溫涼玉盞？看來神人之言，無有差錯，真真喜煞人也！

（唱）張元秀在廟內拍掌大笑！哈哈，哈……（幾乎撒手）吓死我也！

（接唱）不枉我深山走一遭。

昔日襄姜太公河边垂釣，
釣來了周文王訪他入朝。
今日我張元秀山中採樵，
得了這溫涼盞一步登高。
急慌忙在廟內双膝跪倒，
尊神祇在上听分曉：
多謝你夢中來賜寶，
救得彩鳳出籠牢。
这次上京高官作了，

重修廟宇再把香燒。（叩頭，

起來，忘了將碗放在那邊，一摸、兩摸、三摸，摸着）

哈哈……！（見繩和斧）吓！這兩個窮傢什，怎麼还在我的身邊，還不与我滾去！

（唱）一見這繩和斧心中好惱！

作官人还缺什麼吃來愁什麼燒。

這細柴的繩、砍樵的斧我全不要，

你們与我請啊，你們与我請請請！（將繩斧拋下山去）

（接唱）从今後再不到這深山砍樵。

急急忙忙山下跑，（跌倒）

哎呀！（掏出碗細看）好險哪！

（接唱）險些把寶貝跌碎了。

步步小心踏山道。（慢行前進）到了，到了。娘子開門來！娘子開門來！

接喝叫娘子快看看我这一品当

朝。

(周氏上)

周氏：

這在小房縫些個破褲爛襖，想起了我的丈夫叫人心焦。

自幼兒讀詩書人人稱道，

都說是書香子弟文才高。

遭不幸二爹娘下世早，

一副家業似水漂。

滿腹文章難當飽，

只得深山去採樵。

誰料想我丈夫剛剛去了，

偏遇上北風凜冽雪花飄。

只吹的窗櫺紙嘶嘶叫，

風雪裏採樵怎麼熬！

盼只盼衆神靈把丈夫佑保，

盼只盼日暖天晴冰雪消。

熬到了大比年皇王開考，

得一個一官半職再不愁吃燒。

張元秀：娘子，快快開門來吧！

周氏：啊！

周氏女房中正念叨，

又听的柴門外喊聲高，

急忙開門用目瞧，

見丈夫紅光滿面喜在眉梢。

相公回來了？

張元秀：娘子，你还認識卑人我麼？

周氏：你是我家相公，我怎麼不認識

呢？

張元秀：娘子，你看卑人我，我是居了官

的人了。

周氏：相公，你莫非凍糊塗了，一個貧

秀才，头戴破文巾，身穿破藍

衫，你居的什麼官呀？

張元秀：哎！哪裏是凍糊塗了，娘子，我

真的居了官了。

周氏：我却不信。

張元秀：我這裏有……

周氏：有什麼？

張元秀：(懷中取出碗，但馬上又揣起來)

慢着，慢着，此乃吉慶大事，娘子，你我到家中坐了再說。

（進門，張元秀方步搖擺前行，用袖攔椅，一攔、兩攔、三攔，落坐）

周氏：你有了什麼，把你喜歡成這個樣子？

張元秀：娘子，是你非知，丈夫我清晨起來，走到深山採樵，偏遇上瑞雪飄飄。娘子，我來問你，咱們這村莊，可曾有雪否？

周氏：相隔數里，焉能無有，快要將人凍死，還叫什麼瑞雪？

張元秀：哎！分明是瑞雪。

周氏：就算是瑞雪。

張元秀：你知曉這場雪它爲誰而降啊？

周氏：不知曉。它爲誰而降呢？

張元秀：它爲丈夫我而降啊！

周氏：怎見的呢？

張元秀：只因這場瑞雪，將丈夫我逼進一

個山神廟內，進廟後只覺一陣昏迷，就睡着了。睡夢之中，只見一位神人，頭戴金盔，身披金甲，這位神人對我言道：「貴人請了。」

周氏：神人爲何這般稱呼？

張元秀：娘子，你往下听。神人道：「昔日唐王天子，遍遊名山，將一個溫涼玉盞，失落在这荒山之中。今日將玉盞贈與貴人，進京獻寶，可得一進寶狀元。」言畢，飄然而去。爲丈夫一夢醒來，果然有一玉盞，放在身旁。娘子，你看我不是居了官了？

周氏：怎麼說，相公你得了寶了？

張元秀：我得了寶了。

周氏：快快拿來，爲妻我也看上一看。

張元秀：怎麼娘子你要看寶？

周氏：正是。

張元秀：待我取來。（欲取又止）慢着慢着。